

《說文》古文研究

張學城 著



𠂔

古文一

𠂔

古文示

𠂔

古文禮

禱

古文柴

社

古文社

𠂔

古文珎

𠂔

古文荆

𠂔

古文徒

𠂔

古文邊

𠂔

古文遠

(說文) 古文研究

卷一



古文研究

卷一

《說文》古文研究

張學城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說文》古文研究 / 張學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25-8693-6

I. ①說… II. ①張… III. ①《說文》—研究 IV.
①H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326945 號

《說文》古文研究

張學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00×970 1/16 印張 17.75 插頁 5 字數 215,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693-6

H·185 定價: 7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傳抄古文源流疏證”（11YJC770085）

階段性成果

江蘇省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一期項目（PPZY2015C206）

南通大學人文社科精品著作資助工程

序

學城打電話囑我爲他的大作《〈說文〉古文研究》寫序，我有些猶豫，因爲前些年也有學生讓我寫序，我都推掉了。

學城是2006年來安大讀我的博士，我是第一年招生，不知爲何，那年考生多，名額也多，漢語言文字學博士點共招了8名博士生，誰也沒有想到，何琳儀先生竟然於2007年3月因病逝世。何先生過世後，他的學生就分給黃德寬老師和我帶，壓力倍增。還好，學生們大多數很努力，也都畢業了。在我帶的四個學生中，學城是我最欣賞的一位，他來自徐州，性格率直，處事靈活；人非常聰明，碩士雖沒學古文字，但上手很快。我們討論選題，我建議他做《說文》古文，儘管有好多學者做過，隨着新材料的出土，新成果的不斷問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事實上，他的確做到了。《〈說文〉古文研究》最大的特點是細緻：辨析所用的古文字材料、學術界新成果細緻；梳理《說文》古文形體的源流細緻得當，創獲頗多。稍稍有些遺憾的是，這部書基本是他博士論文的原貌。建議將來有機會修訂的時候，可以將近年來的新材料、新成果吸收進去，比如新出齊國石磬中的“磬”字與《說文》“磬”字古文完全相同；清華簡四《算表》1“三”字，就是《說文》“三”字古文的源頭。類似的還有一些。

我和學城亦師亦友，這些年他拓展了研究思路，結合本校的平臺，在出土楚文獻和《楚辭》的互證上展開研究，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個研究方向大有可為，安大簡中就有兩篇《楚辭》類文獻。相信今後他會在各個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徐在國

2017年12月18日

目 錄

序	001
第一章 《說文》古文概述	001
第一節 《說文》古文界定	001
第二節 《說文》古文的來源及性質	003
第二章 《說文》古文研究簡史	009
第一節 傳統文字學時期	009
一、李陽冰、二徐對《說文》古文的貢獻	010
二、清代學者對《說文》古文的研究	013
第二節 科學古文字學時期	018
一、吳大澂的卓識	018
二、王國維的貢獻	019
三、胡小石、商承祚、舒連景的研究	022
第三節 全面拓展時期	025
第三章 《說文》古文新證(上)	035
第一節 卷一	036
第二節 卷二	055
第三節 卷三	076

第四節 卷四	100
第四章 《說文》古文新證(中)	115
第一節 卷五	115
第二節 卷六	139
第三節 卷七	153
第四節 卷八	167
第五節 卷九	179
第六節 卷十	190
第五章 《說文》古文新證(下)	204
第一節 卷十一	204
第二節 卷十二	214
第三節 卷十三	230
第四節 卷十四	248
引書簡稱表	260
主要參考文獻	263
筆畫檢字表	269
後記	274

第一章 《說文》古文概述

第一節 《說文》古文界定

“古文”是一個漢代出現的概念，意義非常廣泛。廣義上的“古文”相當於我們通常所說的“古文字”，相對於隸楷等“今文字”而言，後來又轉義為古書或學派之名。而狹義的“古文”則是指以《說文》古文為主，包括石經古文、《汗簡》古文、《古文四聲韻》古文等轉抄於戰國文字的字體。本書所研究的即狹義上的古文，僅僅就字體而言的《說文》古文。

漢代碩儒許慎積數十年之功而成巨著《說文解字》，其書既成，“標志着古文字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發端”。^①許慎著作《說文解字》的年代，正處於今古文經學對抗時期。據《說文·叙》、《上〈說文〉表》、《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漢代古文經書陸續被發現，之後古文經學派崛起。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使得經學成為官學。因此治經就不單是學術問題了，而是同政治利益結合起來。今文經學派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統”地位，便對古文經學進行了排斥，甚至詆毀，於是兩漢今古文經學之爭愈演愈烈。

^① 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0 頁。

許慎受業於古文經學大家賈逵，著有《孝經孔氏古文說》、《五經異義》等，古文經學造詣很深，為時人所推崇，號稱“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在今古文經學之爭中，為古文經學派地位的奠定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今文經學派否認先秦古文字的存在，把今文經的隸書視為倉頡以來之文字，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中為斗，虫者屈中也’”（《說文解字·叙》）。許慎有感於今文經學“諸生競說字解經誼”，俗儒鄙夫不知曉文字之源流，“未嘗睹字例之條”，“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針對今文經學家不懂古文字的致命傷，許慎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他通過著《說文解字》，通過扎實的文字分析，證明古文經的真實可信，從而為古文經學張目立礎。

從文字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許慎生活的漢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剛剛完成的時期。對秦統一文字到隸書形成的過程，他作了大致準確的描述。並注意到了過渡時期繁複的各種字體、書體”。^①由於許慎所處的時代和地位，他無可爭議地掌握了大量的古文字實物材料，而且他所掌握材料的真實性越來越被當代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所證實。他在《說文》中對蒐集的古文字形體進行了分類，分為古文、籀文、篆文。

何為許氏所謂“古文”？這個問題還是要到《說文·叙》中去尋找答案。《說文·叙》開篇即講述文字的發展。“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政，

① 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第180頁。

不統於王……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至秦始皇帝，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或頗省改，是謂小篆是也”。許慎以時代爲序敘述文字之發展流變，思路清晰，脈絡分明。在許慎的文字發展觀裏，古文是一種早於籀文的字體，也就是倉頡以來以至於周宣王所使用的文字，是廣泛異義上的古文字。“許慎認爲，雖然古文經書的書寫時代晚於《史籀篇》，它們所用的字體却早於籀文，因爲孔子等有意用比較古的字體來寫經書”。^①

張富海指出：“其後近兩千年，學者對古文的認識基本不出許慎的範圍，甚至更偏狹一些，如段玉裁說：‘凡言古文，皆倉頡所作古文。’古文是五帝三王時代的文字，這是許慎對古文的定義，應該也是漢代學者的普遍觀點（不相信古文的學者除外）。”^②

第二節 《說文》古文的來源及性質

《說文·叙》：“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也。”又云：“（亡新）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

因此王國維認爲：“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即有數字不見於今經文，亦當在逸經中，或因古今經字有異同之故。學者苟持此說以讀《說文》，則無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版，第 54 頁。

②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3 頁。

所凝滯矣。”^①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許慎在著《說文》之時尚應詔到東觀典校秘籍，其子許沖《上〈說文解字〉表》：“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許沖記述這段經歷發生在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此時許慎的《說文解字》仍沒有定稿。據《後漢書》記載，和許慎一起校書的尚有當時的大儒劉珍、馬融、竇章等人。東觀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前朝及當代的典籍皆聚於此，其中當有大量古文經書，許慎理應廣泛看過不同於壁中書的古文文本。

何琳儀師指出：“《說文》古文主要來源於壁中書，但壁中書不是其唯一的來源。上文已提到古文經除壁中書之外，尚有張蒼所獻，河間獻王所得，杜林所得等來自民間的簡冊。當時政府‘中秘’所藏，及得自民間的古文經傳鈔之本，東漢中葉的許慎應是能夠見到的。”^②

那麼《說文》古文的來源當真那麼單純？僅僅來源於上述古文文本？恐怕可商。《說文·叙》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王國維云：“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叙》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

① 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觀堂集林》第二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7頁。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

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①王國維認為《說文》古文中無殷周古文的原因是當時沒有拓印技術。這個理由似乎牽強。沒有拓印技術難道不能臨摹？在漢代書籍之流傳也是靠臨摹，古文寫本的流傳不也是靠臨摹麼？

此外，通過古籍記載可知，漢代對殷周古文尚有研究。宣帝時，美陽（今扶風）地區有鼎出土，張敞好古文，對銘文進行考釋：“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張敞尚能釋讀殷周古文，可見漢代當有殷周古文材料流傳。

從許慎的敘述來看，當時當有不少鼎彝出土。據《漢書》、《後漢書》明文記載的就有六次之多：

1. 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漢書·卷六·武帝紀》）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2. （元鼎五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

（《漢書·卷六·武帝紀》）

3.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

4.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脰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

① 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觀堂集林》第二冊，第314—315頁。

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

5.（宣帝）是時，美陽得鼎，獻之。

（《漢書·卷二十五·郊祀志》）

6.（明帝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鼎彝出土不見於典籍者不知幾何矣！

據《後漢書·許慎傳》，許慎汝南召陵人。曾為郡功曹，舉孝廉入京，就太尉南閣祭酒之職，再遷除洹長，卒於家。召陵也就是現在的河南省郟城，召陵在戰國時屬於楚國，離召陵往北不遠，過潁水，即到魏國國境。據此可知，許慎的出生地在戰國時是屬於楚魏交界的地方。由上可知，許慎生活時間最多的地方不是在家鄉就是在京城。而這兩個地方，在戰國時不是使用楚系文字就是使用晉系文字。若此兩地有鼎彝出土，若年代較早，當為殷周文字；若年代較晚，其文字則必偏向楚晉兩系。

以上是從理論角度進行分析，再驗之以《說文》所收古文，確有和簡文不類而與金文相吻合者。下面略舉幾例。

王，《說文》古文作。胡小石云：“《汗簡》王部錄，云見《說文》，不言見石經，今所見魏石經《尚書》古文王作，同篆，知《說文》作，非本壁書。”^①

按：西周始金文“王”字作，漸漸演變成、，上兩橫靠近而與下一橫拉開距離，以示和玉的區別，至小篆仍然如此。但是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楚系金文繼承了早期金文王字的寫法，至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下畫翹其兩端。例如：

① 胡小石：《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400頁。

 (王子午鼎)  (敝戟)  (者刃鐘)  (盱肱盤)
 (越王者旨於賜劍)

此爲《說文》古文所本。值得注意的是，王字在楚簡中並不這樣寫，而是寫作 (上博一緇衣 5)，與小篆同，此形應是當時流行寫法。故胡小石云“知《說文》作，非本壁書”，甚確。

自，古文作，碧落碑寫作，與《說文》古文同。《汗簡》6·83引《義雲章》作，與《說文》古文形近。

按：“自”甲骨文寫作 (京津 222)，西周金文寫作 (召簋)，戰國楚簡寫作 (上博六用曰 9)、 (上博五姑成家父 9)、 (新蔡甲三 247)，皆象鼻形。盟書、璽印、陶文皆如此作。唯晚周楚系金文添加小圓點作飾筆，小圓點在書寫時拉伸則成短橫，寫作 (王子午鼎)、 (吳王光越戈)、 (越王劍)、 (越王句州矛)，《說文》古文殆來源於此。

制，古文寫作。按：甲骨文寫作 (《合集》7938)，早期金文寫作 (制鼎)，从刀从木，會“以刀割裁木材”之意。^①後所从之“木”訛作“未”，寫作 (子禾子釜)、 (秦銅權)，爲小篆所本。制或作 (王子午鼎)，於所从之木和刀上添加撇形飾筆，爲古文所本。

惠，古文寫作，三體石經古文作 (石 8 下)、 (石附 2 下)，均不从叀。按：戰國楚簡文字“惠”或作 (上博六用曰 8)、 (上博從政乙 1)，與石經古文相近。叀既可寫作 (克鼎)、 (哀成叔鼎)，又可寫作 (錄伯簋)、 (毛公厝鼎)、 (何尊)。古文上部所从即來源於形。

外，古文寫作。按：戰國文字或作 (故宮 477)、 (雲夢·日乙 8)、 (上博一容成氏 5)等形，與小篆同。古文與小篆

①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 1992 年版，第 641 頁。

結構相同，唯筆勢小異。中山方壺作，與《說文》古文結構、筆勢皆同。

己，古文作。按：甲骨文寫作、（《甲骨文編》551頁）等形，構形不明。戰國時期楚簡寫作（郭店語叢四4）、（包山文書31）、（新蔡乙四082），與古文稍異。而齊系金文和璽印文字或作（莒公孫潮子罇）、（同上）、（《璽彙》1475）、（《璽彙》2191），正與《說文》古文同。

孔壁中書或以爲是齊魯書簡，王國維、張政烺、何琳儀師等均持此說。^①而李學勤則認爲是楚文字。^②馮勝君認爲《說文》古文所反映的基本上是齊魯文字的特點。^③張富海通過對327個具有地域特點的《說文》古文、石經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古文進行比對，發現其中主體爲齊系文字，另有大量楚系文字，間有晉系文字和少許非六國文字。^④

另外，《說文》古文中尚有多字與戰國文字不類，而和殷周古文相似者。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說文》古文的來源是複雜的。其主要來源是古文經寫本，但是這可能並不是唯一來源，可能還有鼎彝等其他古文字資料。

（此處省略部分重複文字）

① 王國維說見於《桐鄉徐氏印譜序》；張政烺說見於《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頁；何琳儀說見於《戰國文字通論（訂補）》，第45頁。

② 李學勤：《郭店楚簡與儒家經籍》，《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③ 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爲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年。

④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研究》，第331頁。